春秋四傳私考

春秋四傳私考卷下

明徐浦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文公

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弒逆大惡也商臣稱世子子也臣也子弒父臣弒君不待貶而自見矣楚子多愛昧嫡庶之分而以潘崇之奸邪爲之師其及於難也固宜故書名貶之也

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

此秦用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也主戰者秦師而書曰晉侯及秦師何也原其始也晉嘗背秦之德而墨衰以

即戎也然則秦師正乎不務脩德而務報怨謂之忿兵烏乎正不言伐者不與其伐也曰敗績者宜敗也交譏之也

大事於太廟躋僖公

大事大祫也大祫者合祭也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也夫閔僖親雖兄弟分則君臣以僖躋閔是以親親害尊尊矣君子以爲逆祀宜哉公羊曰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曰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後

之議禮者當以是為則若曰躬不可以先兄是私情也非
大分也春秋正名分故不得拘臣子之私情

秦人伐晉

按左傳秦人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
西戎君子以為穆公衆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至引詩以
褒之而經獨書人何也蓋侵鄭者貪兵也敗殽者忿兵也
此又伐晉忿而無已也故貶而稱人

楚人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書人狄之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蓋江遠而楚近伐
楚所以救江也猶孫臏伐魏救韓之意凡書救善之也胡

傳所論甚爲正大第恐此舉桓文且不能及况以望晉襄乎書曰以者未必不以者也

夫人風氏薨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王使召伯來會葬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之妾而稱夫人誌亂也以天王之尊而下含賵諸侯之妾又使大夫會葬焉則冠履倒置甚矣王室卑微欲以是媚諸侯不知其爲名器之褻也故聖人於此王不稱天貶自見矣歸仲子之賵則宰咺稱名含賵會葬則王不稱天春秋之法嚴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按左氏初晉侯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

之及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狐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續鞫居殺之則處父之死賈季殺之也爲易中軍也公穀以爲君漏言非也處父既死晉卽殺續簡伯簡伯賈季之黨使殺處父者也晉殺簡伯賈季遂出奔狄懼之也書曰晉殺何也處父有功無罪賈季以私怨殺之晉侯不治其罪而使之得以出奔宣子復使臾駢送其帑則是晉君臣殺之也惡得無譏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

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衞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衞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而先蔑奔秦晉不謝秦秦納不正令狐之戰秦晉皆非也然其罪在

也蓋古有植遺腹朝委裘而國不亂者以有大臣在也豈必盡長君哉宣子爲國正卿曾受托孤之命顧可舍之而外立長哉後因穆嬴之逼乃不得已而立靈公非意也勢也先蔑之背蓋有所不暇顧矣故令狐之戰與他日河曲之戰皆宣子致之也晉秦稱人不與其戰也春秋責備賢者趙盾之罪大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按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立則商人之弑果矣商人獨稱公子不以國氏者蓋

商人弑逆出於其身之所爲非君有以致之稱公子誅止其身不累乎上也穀梁子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齊君舍叔姬之子魯之甥也單伯之來爲子叔姬也齊人貪驟施之利而忘弑君之惡黨於商人旣執單伯以辱之又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言商人執而書齊人所以著齊人黨逆之罪也單伯淫於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姬同罪也此惑於商人之誣而不之考也

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宋督之孫督弑其君而宋猶用華孫以秉政書宋司馬所以譏宋也華孫辭宴無故而揚先臣之惡是不敏魯人以爲敏君子之所不與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前此僖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君子以爲非禮至是文公四不視朔厭政之甚也公羊以爲有疾意以有疾而不視猶可言也無疾而亦不視朔不可言也春秋書四不視朔者葢以一不視朔已爲失禮今數而至於四所以重歎之也

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昭之死主之者襄夫人手刃之者何也書曰宋人弒其君者昭公無道之君宋人之所以欲弒也故以歸宋人蕩意諸之從容死難宜若忠矣不書及何胡氏曰知國人之欲殺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此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安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之流也哉

齊人弒其君商人

商人弒君自立是亂賊而已矣亂賊則人人得而討之書曰弒其君何哉蓋商人自立亦國人與之也故曰君然弒之者邴歜閻職也而書人者衆之辭也商人刖邴歜之父

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此非天奪之鑒而假

手二人哉亂臣賊子可以懼矣

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子赤者文公夫人姜氏之子也宣公者文公妾敬嬴之子

也左傳敬嬴嬖於文公而私事襄仲及宣公長而屬諸襄

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故仲如齊見齊侯而請之時齊

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仲殺子赤立宣公叔仲死之故春

秋上書公子遂叔孫如齊中書子卒下書夫人歸于齊公

子遂叔孫如齊者大夫並使意在請立弒君之心兆矣曰

子卒者隱之也子卽子赤實弒之也曰夫人姜氏歸于齊

見徹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嫡母也然齊人媚魯甘使二甥見弒其忍心害理亦甚矣姜氏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噫至今讀之猶為嗚咽襄仲之罪其容誅哉

宣公

公子遂如齊逆女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文公喪未期年而宣公遣卿逆女非禮也然此敬嬴襄仲之謀也蓋大子亦齊出也夫人婦姜齊女也赤弒而夫人歸懼齊之見討而結婚以為自安計不暇顧其非禮矣曰遂以者權在遂而遂能以之也不曰女而曰婦貶也前此書

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此書以婦姜至自齊貴敬嫡也公羊穀梁以爲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詞非也胡氏以爲夫人與有罪焉故不稱氏恐不然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文十二年秦伐晉晉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趙穿惡臾駢之佐上軍戊午秦師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乃將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秦以勝歸乃皆出戰秦行人夜戒晉師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父趙穿當軍門呼曰

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恤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然則河曲之戰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軍門之呼則穿甲共之矣放甲父而不及趙穿是趙盾有以庇之也晉法於是乎不公矣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盾安能辭其責哉

公會齊侯于平州　齊人取濟西田

春秋以來凡弑逆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公爲平州之會所以定公位也宜稱及齊而曰會者齊忍殺其甥而立宣公非齊則宣不得立矣齊魯之罪固均也故其書法如是嚴矣哉下書齊人取濟西田則其黨之也以利而

勤也尤聖人之所深惡也故貶而稱人

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宋人有弑逆之罪鄭不能奉王命以聲罪致討而乃受命于楚是以中國服於楚矣何取焉華元不日執而曰獲者既得而復逃也按左傳華元將戰殺羊享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有私憾而使御則其及於敗也固宜

晉趙穿帥師侵崇　秦師伐晉

趙穿剽悍之徒也趙盾每用其謀用之輒敗豈其溺愛而

智昏與我欲求成而使人與國此狙詐小人之所爲也而盾亦爲之乎故晉曰侵秦曰伐罪穿也亦罪盾也

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趙盾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則弒君者穿也而盾之心實許其弒也故書曰趙盾弒其君誅心也左氏載孔子之言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愚以爲越竟乃免非孔子之言也使盾無弒之之心則亦已矣如有弒之之心則豈越竟之所能免哉心實弒之而以越竟免則是聖人教亂臣賊子以詭討幸免也何足爲春秋

天王崩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郊天子之祭也魯有天子之喪而亟舉郊此非禮之中又非禮也猶三望左傳曰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愚以郊望皆非諸侯之所得行者左曰不郊亦無望可也此則所未喻也曰乃曰猶見郊魯志也而不郊者不得已也僖郊而四卜不從宣郊而牛口傷卜牛而牛死此曷故哉以周公在天之靈其肯使子孫之僭竊若是耶

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謀弒逆者公子宋也子家懼譖而從之書曰歸生弒其君

者非子家則宋不敢弑也書公子歸生與書趙盾同義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之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告于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是洩冶以諫而死者也故稱陳書其官以著陳君臣淫刑之罪也至夏徵舒自廄射殺之而洩冶之忠益顯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濟西田我田也昔胡爲乎取賂其盟已以定位也今胡爲乎歸女于齊矣婚于齊矣又每歲朝于齊矣惠公悅其順已

故以所取田歸之于我也合而觀之齊之罪與宣等矣

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徵舒弑君法所必討列國諸侯無能興問罪之師書曰楚人殺夏徵舒明楚之討有罪所以傷中國之無人也按左氏楚子爲夏氏亂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然觀申叔時之諫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申叔時之能諫楚子之能納君子均有取焉所可恨者公孫寧

儀行父從君宣淫誅殺諫臣致君見弒罪不容誅爲楚莊者尸之於朝可也而納之于陳又使陳人用之何以示懲哉書納者不受而强納之者也公羊曰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左氏謂書有禮也非也申叔時之諫善矣而不及此惜夫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經書及言晉主是戰者也晉師本以救鄭春秋於救者皆善之此何以側而不書蓋楚人圍鄭已與鄭平矣而晉又與之戰趙武子所謂非觀釁之師也然主戰而致敗者彘子先縠也何不書先縠而書荀林父蓋林父將中軍專制

閫外者也偏裨將帥惟獻策待命而已其敢有所專乎乃不阻先縠之動而聽韓獻子趙括趙同之言又惑於鄭皇戌之説明知其敗不能自決林父不得稱上將矣其咎將安歸哉然楚莊勝鄭國而不有遇晉師而不辟憂百姓而佚寇其庶幾夫仁人之言哉

晉殺其大夫先縠

左氏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縠之罪誠當矣胡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胡氏以爲罪累上是也不慎於始以及於敗晉亦與有責矣

宋人及楚人平

胡氏曰稱人何貶也二人私相告語而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故貶之按公羊傳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

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耳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耳莊公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耳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耳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愚以爲稱人者衆之詞也宋人易子析骸楚人有七日之糧

則兩國之人皆有欲成之心而非樂於戰也故書曰人不以私成病二子也況宋人被圍之急其君臣朝暮且籌之熟矣豈待臨機而後稟命哉以此爲貶則汲黯之矯詔發倉者其罪當何如耶春秋責人甚恕二臣所全者大猶曰貶之吾不信也

初稅畝

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蓋古者什一取民猶非獲已今則履畝而稅壞法殃民自宣公始也書曰初稅畝欲後之治國者無生弊端也

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按衣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信有罪矣爲晉計者執酆舒定潞子可也顧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吁亦甚矣故上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甚晉也此又書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決甲氏潞之餘種留吁潞之殘邑今皆滅之是殄其種類矣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夫文公嘗奔狄矣景公嘗女狄矣晉之與狄非他國比也狄雖伐晉及淸其可報之若斯之甚乎伯宗林父士會三臣不得辭責矣

冬大有年

胡氏曰記異也似矣第宣公即位至是十有六年水旱螽蝝饑饉之變史不絕書其所以譴告之者不爲不顯矣而魯之民何辜哉苟非大有年則魯之黎民靡孑遺矣書之者爲民幸也

公弟叔肸卒

公羊傳曰其稱公弟何賢之也賢之何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故稱弟稱字以表之也表叔肸則宣公難爲兄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如晉欲假晉以去三桓張公室也夫子曰政逮於大夫此執政之始也觀如晉之謀則三家之强將自弱也吁可懼哉

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按左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夫東門氏當逐也不當逐之於公薨之時公孫歸父無罪也不當使之出奔於復命之日魯於是乎俱

失之矣若歸父畢事而還成禮而去於造次顛沛而不失其正不賢而能之乎宜春秋之善之也

成公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按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不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戎既平矣徼而伐之非天子以信示夷狄也而其曲則在劉康公敗績不書戰所以嚴華夷之分也曰敗績于茅戎則是茅戎敗之矣公穀以為晉敗之非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師稱元帥詞之體也今列舉四卿何見空國以出而權在三家也書及則主戰者在魯衛突叙四國伐齊何貶也何貶乎報怨興師殘民以逞非義舉也然則齊無罪乎曰召兵之端則在齊也穀梁子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

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夫齍蕭尙有

壽況有土之鄉相乎齊不能以禮處人宜其禍之及也于

搴之戰使非逄丑父與公易位則公亦幾不免矣至使國

佐受盟汶陽歸我詬莫甚焉有國家者其尙以禮自處而

又以禮處人哉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

人盟于蜀

列國之盟者皆國卿也其稱人何卑之也何卑爾以諸侯

之尊而下與國卿瀆盟自屈甚矣故卑之以見貶也穀者

若晉而得志於齊今又懼楚而私盟於蜀則何益哉穀梁

謂今之風向之譎也得經旨矣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亦謂新宮禰宮也三日哭其哀禮也獨緩氏劉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適災而哭何禮哉愚以爲焚先人之廬而哭者愚先人也固禮也此而哭者葢宣公之服已闋宮方成而主未遷已爲緩矣況從而焚之則遷主未有期矣以是爲哭不亦宜乎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氏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公羊曰棘者何汶陽

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胡氏則以魯稅役日重郕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不知汶陽魯田也郕魯邑也不願歸故國而願爲齊民郕豈戾邑哉若爲稅役之重故則齊之兵革無寧歲吾未見其能尊歛愛民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盟于蟲牢爲鄭服也叙爵而曰同盟何蓋是時天王之喪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而列國若罔聞知不思稱侯稱公稱伯是誰之臣子也歷叙而若無貶詞所以深誅之也周室有土而無王此春秋之所以有作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胡氏從之左傳云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此言殆非也蓋止戈爲武乃戡定禍亂之謂卽不聽於人一戰而勝其可以謂武乎

衞孫良夫帥師侵宋

按左傳晉伯宗夏陽說衞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衞人不保說欲襲衞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衞惟信晉

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郫夫衛聽晉命而侵宋獨稱衛者譏在衛也郎下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之意也説欲襲衛乃傾險小人之謀也向非伯宗之愛其信則晉何以自立天下哉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去楚服晉善變也楚伐而晉救之善救也欒書爲帥遇申息之師而不肯聽同括之戰術林父將中軍當于邲之役而不能制先縠之謀則欒書賢於林父遠矣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綴詞也意欲使我歸之耳晉侯於是乎有二命矣然來意在晉而歸不歸在我魯公畏晉而不能自振則其歸也亦魯自歸之耳春秋前書取汶陽田若曰取之以晉也非魯能自得之也此曰歸之于我者若曰爲晉歸之也非魯所得而專也合前後所書而觀之則依人以爲固者非策之良也季文子責晉之言甚當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定王崩而魯不入吊簡王立而魯不入朝至是再踰年矣乃使王卿錫命恩寵之加何爲哉書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若重爲公榮者而君之不君臣之不臣俱見之矣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伯既與晉盟復受楚重賂會公子成于鄧則鄭伯信有罪矣執之稱人何鄭伯如晉因而執之則非禮矣故貶之也執其君伐其國又殺其使伯蠲晉人則已甚矣楚救鄭而不書者惡鄭也亦外楚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至宋師矣不曰朝而曰如何非朝也公會晉伐秦而道經京師不得不朝意非朝也書曰自京師遂會晉侯者以朝爲大體以伐秦爲遂事所以存君臣之分也會伐秦

矣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不書何也意其有貶乎曰說
呂相絕秦之言則晉直秦曲而秦爲當伐明矣其不書者
杜氏以爲時公在師既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故畧
之也

仲嬰齊卒

嬰齊者何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公子遂殺子赤
而立宣公其惡大矣公薨臧宣叔始逐東門氏歸父復命
成禮而後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
書曰仲嬰齊魯於是乎俱失之矣蓋弟不可以嗣兄父字
不可以爲氏也昔周公囚蔡叔而用蔡仲故人服命討之

公公子遂有罪絕之可也歸父既賢則不當以父故而弃逐之矣倘念其賢而傷其無後則選公孫之後有象賢者嗣之可也奚必嬰齊哉春秋書仲嬰齊卒所以病魯也

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氏曰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自治而歸之京師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

侯也非春秋討罪之旨矣按左傳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使諸侯果請命于王黜負芻而立子臧則王政其庶幾乎

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傳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公宮秋會于沙隨宣伯使告

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犫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是時有國難不得已而復至晉聽郤犫之言盡出於僑如之譖公至而不見公其悖慢甚矣書曰不見公非不爲尊諱也其曲在彼無所事諱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而歸自京師傷天王之失刑也亂臣賊子於是乎無所懼矣公羊謂公子喜時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歸何言甚易也失其旨矣穀梁謂歸之善者也皆非

襄公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定王崩公會晉侯諸國盟于蟲牢簡王崩邾子來朝而晉衛來聘諸侯不知有天子久矣豈朝夕之故哉左氏以諸侯即位小國朝大國聘禮也然則奔天子之喪獨非禮乎孟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是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鄭反覆傾險之國也今日從晉明日從楚惟利是貪而不

顧分義故不受楚師則受晉師而歷國動衆伐鄭爲多故此會于戚伐鄭也遂城虎牢據險也虎牢鄭地也不繫之鄭者外鄭於楚也若曰此吾國中之險耳非責鄭之不能有也公羊以爲諱中國諱伐喪歸惡於大夫皆未必然

附錄

按左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

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君子謂魏絳能爲君行法晉侯能容臣守法胥善矣

城費

季文子相三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其喪三家之良者乎及季孫宿繼行父爲政未卒喪而遂城費雖羣小之謀亦季氏之欲張私室也書曰城費不當城也在家爲不孝在國爲不忠君子曰强則必僭僭則有天刑焉三桓之子孫微矣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于鄬　陳侯逃歸

楚圍陳矣于鄬之會正以救陳也何以不書救因其逃歸則不必救矣陳侯何以逃按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夫諸侯爲陳會也陳侯舍而逃之是自絶中國而甘歸夷狄也書曰逃歸賤之也不齒之於冠裳也然陳侯懼楚矣二慶扶其君以從楚矣使諸侯怒而從之移于鄬之師以伐陳陳其何辭以復拙矣哉陳之君臣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伐鄭討侵蔡也無故侵蔡而獻捷于會是怒楚也楚伐鄭而晉人不救之何鄭不往告也不往告何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嗚呼保國安民其道詎止此乎故方與楚平而晉侯帥諸侯以見于城下矣向是晉伐鄭而盟于戲楚伐鄭而盟中分晉復會伐鄭而戍虎牢師牛首兵連禍結蔵無寧日所以然者知謀人而不知自治也初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

鄭人皆喜獨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有味哉

春王正月作三軍

大國三軍古之制也魯有三軍舊矣書作三軍何作者始事之詞見非魯作也未作三軍則三軍在魯既作三軍則三軍在三家矣魯公無民而三家僭竊實自茲始也故夫子謹書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會于蕭魚許鄭會也不言鄭者上書伐鄭下書會于蕭魚則鄭不待言矣胡氏曰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不知自此以後鄭不敢背晉者二十四年則自盟鄭以來惟此會爲可信耳按左傳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其貞有道之言哉

季孫宿叔老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使舉上客詞之體也此何以書叔老蓋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以有叔老在也一介之使而足繫國之輕重故夫子錄其賢而不沒其名也謂不得君命使人之體似過深矣是會也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爲伐楚之喪也其有禮哉

己未衛侯出奔齊

春秋不書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曰衛侯出奔齊胡氏之論當矣按衛侯臧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太子衛侯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

也不內酌飮嘆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夫衛侯衎之不終夫人已預見之矣十八年而出奔亦已幸矣此胡氏所以爲端本澄源之論也然則孫林父甯殖無譏乎觀甯殖將死謂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則其罪已昭昭暴著於天下矣又豈待貶絶而後見哉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戊寅大夫盟

按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大夫也何言乎

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乎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氏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胡氏之論正出於此魯國衰弱豈惟三家而三卿分晉幾亦兆矣聖人筆削其意義固深且遠與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十四年范士匄會吳于向數吳之不德者爲其伐楚喪也玆侵齊至穀聞喪而還故君子謂之有禮公羊氏曰還者何善詞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當矣若

穀梁氏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専大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以此責人則爲善者阻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從先君踐土之盟背楚而即晉其謀當矣蔡人殺之罪在蔡人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惜之也公子履出奔楚罪之也左氏曰書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以地來奔與受其奔地其罪不言而自見矣按左傳邾庶

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重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臧紇此對其得夫子雖賞不竊之旨與穀梁曰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是惡

受之者又甚於奔矣其旨深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夫欒盈一逐臣耳至兩會列國之君晉其輕舉矣欒書晉之勳舊也錮其孫而不念其世勳晉其寡恩矣一舉兩失晉德其下衰乎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初出奔適臣耳復入于晉入曲沃則叛臣矣曲沃欒氏之食邑也曲沃人戀欒氏之私恩願得欒孺子而爲之死則

曲沃亦爲叛邑矣書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甚逆之詞惡之也故復書晉人殺欒盈公羊氏謂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穀梁氏謂惡之弗有也當矣

附錄

左傳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

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illegible]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穆叔之對深有以破宣子之陋矣然愚以為立德為上立言次之立功又次之葢功被一時者終不如言垂百世也

齊崔杼弑其君光

按左傳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古之為史也如是夫吳競其庶幾乎

秋八月巳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崔杼弑君人人得而誅之晉會列國于夷儀宜其聲罪致

討置君而後去之可也乃受齊賂而許其成晉何以爲盟主然則罪晉可也書曰諸侯同盟何夫以堂堂諸侯乃無一能倡義者則亦惡用與國爲書曰同盟所以同貶之也

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衛剽以公孫非次而又未有說焉亦曰弑其君何蓋剽殖所立也殖也立而喜也弑惡得不謂之弑君旣奉爲君則名義攸係可得而逐乎亦可得而弑乎然林父甯殖同於出衎而立剽者也殖將死猶畏諸侯之策命囑喜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而孫林父則以戚如晉書曰孫林父入于

戚以叛則其情罪又浮於殖矣左氏曰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春秋不去其爵不書其名此則名於復歸何葢不名於始所以望其歸也名之於終所以著其罪也使於出奔而名之是爲君者可得而逐也非所以正名分也使於復國而不名之是爲君者可得而肆也非所以正本源也聖人之爲戒深矣然當是時衛有蘧伯玉在方孫林父之入告也則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及甯喜之將復獻公也復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君子處無道之

邦全身遠害其道當如是也

宋公殺其世子痤

世子君之長子國之儲貳也無罪而見殺故稱宋公稱殺稱世子若宋平者可謂君不君父不父矣按左傳芮司徒女棄長而美共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

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然則太子之死伊戾謀之左師成之也獨書宋公者行其讒也語曰物先腐而後蟲生之人生疑而後間入之使非芮棄之嬖則伊戾譏言何間而入必焉一蟲雖父子骨肉且不能保況其他乎吁可懼哉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出奔晉

甯喜有罪乎曰有罪何罪曰罪在弒剽然則書衛殺其大夫何曰喜於剽則有罪於衎則有功況殺之不以其罪乎公羊子曰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

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甯殖病將死有遺命欲納獻公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吾欲納公何如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曰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則鱄之去其病失信於甯喜而去乎書曰衛侯之弟罪衛侯也未入而弟爲推輓既入而弟遂出奔十二年淹恤在外君無怨艾悔悟

之心亦疾而不知懼何以入爲不去禍將及已矣鱄豈徒失信去哉故穀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穀梁子曰湨梁之會諸侯在不曰諸侯之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得之矣胡氏以爲聖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恐未必然

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如楚爲宋之盟故也楚子昭卒而　公反宜也諸大夫

贅公以行其危道乎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公還及方城懼季氏而不敢入方脫虎口而芒刺在背何其危哉穀梁子曰喜之也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信矣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私孰甚焉鄭子太叔見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

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君子於是知晉德之衰矣

穀梁氏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是徒知城杞矣而不知所以城杞者曷故也

吳子使札來聘

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札其季子也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諸樊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

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諸樊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夷昧之子僚即位諸樊之子光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公羊謂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札者何季子

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穀梁子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獨胡氏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愚竊以爲不然聖人宅心甚厚待人甚恕賢如季子聖人卽不與其爲中道顧肯因其來聘而深貶之耶吳子使札來聘亦因事而直書之耳非有所褒貶於其間也若以去公子爲貶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者抑將爲褒耶若

以吳稱子爲褒則楚子使椒來聘秦伯使術來聘抑亦藉椒與術爲重耶聖經明白正大不必深求而過爲之說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不稱大夫罪良霄也稱鄭人何衆殺之也良霄子晳爭則殺良霄者子晳也何以稱衆殺良霄自許入于鄭以伐公門則將滅國矣故書鄭人討賊之詞也

昭公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虢之會尋宋之盟也然楚人之譎舊矣盟于宋詐晉而駕

娶於鄭將以衆逆挾詐恃强何以爲中夏王楚以詐晉以信故春秋每書必先趙武君子知楚之不能有加於晉矣

三月取鄆

叔孫豹猶在會乙季武子伐莒取鄆危哉豹也難將及魯矣向非叔孫之對趙孟之請豹其能免於執魯其不受楚師乎書取鄆譏季孫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有寵於桓公耳未有罪也其母曰弗去懼選則必有以覘景公之微矣以一母弟不能相容故書曰秦伯之弟出奔罪秦伯也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此春秋之常詞也不可盡以爲累上也公孫黑負三罪死之晚矣初畏其强而不之討投鼠而忌器也今將作亂疾作而不果則殺之宜矣若以幸勝爲累上非春秋討罪之旨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魯國例弱事大惟恐不恭襄公在楚逾年而幾不得歸昭公如晉至河而復不得入不曰不得入而曰乃復爲魯諱也所以罪晉也穀梁子曰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爲君弱而臣强

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此楚子專會諸侯之始也會莫醜於此矣楚虔弑麇自立中夏之所必討也不惟不敢討乃使諸侯從之至與淮夷同會焉是中夏反不能主會也晉其微矣所幸者猶有魯衞曹邾而不與斯會乎自楚虔會申而志益汰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鄢城竟莫校觀其數齊慶封之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

然皆笑王使速殺之以亂討亂亂且不服況相率以事亂乎吁悲哉

春王正月舍中軍

前書作三軍孰作之季氏作也此書舍中軍孰舍之季氏舍也作三軍而公家分爲三舍中軍而公家分爲四魯公若贅旒爾昭公不得善其終不待乾侯而後知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公羊曰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夫他國之臣以地來奔是

叛臣也受之是納叛矣不待貶而自見者也女叔齊諭魯
公曰奸大國之盟凌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意蓋指
莒也雖然其季孫之謀乎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者何陳侯之介弟世子之叔父也以陳侯之弟而殺陳
侯之子悖心害理罪不待誅矣胡氏以陳侯爲先親親之
道則周公使管叔監殷者非與陳侯之罪在於二妃之嬖
公子留之寵不在於以招爲司徒也穀梁曰陳侯之弟招
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得之矣
夏四月陳災

楚滅陳夷於屬縣陳已亡矣猶書陳災何不與楚滅陳也公羊曰其言陳災何存陳也穀梁曰災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深得聖人興滅繼絕之義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冬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蔡般弑父自立已十有三年于茲矣而未聞興問罪之師者世無桓文也楚子不聲其罪乃誘而殺之于申豈天討乎故公羊氏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蔡般既殺盟君而去猶之可也乃使棄疾圍蔡又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于岡山則肆行暴虐抑已甚矣故稱執惡

友也稱蔡世子于存蔡也以虔滅蔡是以暴易暴也故曰
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

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慭

厥慭之會謀救蔡也不書救蔡者不果救也不果救何懼
楚也蔡般可殺而蔡不可滅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
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矣巳爲盟主
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於此可以見晉楚之强弱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
殺公子比

比之歸虔之弑皆觀從棄疾之謀也而歸獄於比何比食其位而受其立也比既立矣則殺比者宜曰弑其君而稱殺公子比何不與其爲君也公子比聞變自殺而曰棄疾殺之何棄疾志也要之楚虔弑麇則楚比弑虔天下未有弑君自立者而能保首領以終也虔聞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子也亦如予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五月辛亥

王縊於芊尹申亥氏則虔之不保虔亦自圖之矣倘所謂天道非耶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按左氏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非藉天子之老則無以成其盟矣且叔向之謀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是以兵威

脅諸侯也棄德恃威其誰不貳齊之盟非齊志也魯同會矣書公不與盟何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曰寡君有甲兵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噫是何言也堂堂晉魯而自齒於牛豚晉可量矣則平丘之與不與於魯固無榮辱也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非不為魯諱也見盟不足與也穀梁曰公不與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非矣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者何蔡隱太子有之子也吳者何陳悼太子偃師之子

也陳蔡滅矣廬吳何以有國棄疾封之也書歸何陳蔡其所自有非虔之所能滅亦非棄疾之所能封也故書歸君復其故國然此聖人與滅繼絶之意且不使楚得制諸夏也公羊曰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曰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合而觀之其義備矣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按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愚以為禘于武公非禮也赤黑之祲其天示之譴與武公不敢享矣叔弓以

泚事卒咎之徵也去樂卒事禮之末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初有星孛于大辰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夏五月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亦不復火蓋四國之火天也象可占也鄭不復火人也變可消也故曰人定亦能勝天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以爲待放是也待放而後出奔禮也稱公孫會書其實也無貶也胡氏以爲爲公

子喜時之後而賢之則鑿矣其論出於公羊氏曰弁而言
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
秋爲賢者諱善善及其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子臧則諱及其裔季札則貶加其身非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侯之兄親也以母兄而爲盜所殺罪累及乎衛侯矣然
殺公孟者齊豹也陰謀而討殺之則是盜而已矣故書曰
盜如書盜寶玉大弓非不知其爲陽虎也如綱目書盜殺
韓相俠累非不知其爲聶政也胡氏以爲聖人歸獄於宗
魯則以對琴張之言誤之也夫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

女何吊焉蓋不與宗魯之死非以盜殺之盜歸宗魯也宗魯受齊豹畜養之恩而不以告公孟是雖死不足以償其罪也若以春秋歸獄於魯則非矣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葬景王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上書天王崩下書王室亂則王室之亂景王致之也王太子壽已卒矣則序次當立者王子猛也而王顧寵王子朝焉故劉蚡單旗則欲立猛而王子還樊頃子則欲立朝此王室之所以亂也稱亂止於王室者蓋當時京師之外王不得而主焉則其所亂者亦只在王室中耳非能及於天

下也劉子單子所輔者正曰以王猛者權在劉單猛尚
王者與其當立也既與其當立而卒曰王子猛何未成其
爲君也左傳曰不成喪也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是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稱天王者其有天下也書尹氏立王子朝則立子朝者尹
氏也非共主也其立不當立見矣
叔孫舍至自晉
前書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矣稱人稱執貶之也稱行人
叔孫舍賢之也此書叔孫舍至自晉危之也又幸之也行
人如舍足以重魯矣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衞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而無美詞何王室之亂至是已四年矣而諸侯環觀坐視無有興一旅以靖其難者危不持顛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哉按左傳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晉主盟中夏尊周其首務也使非子太叔之言范獻子其有憂乎輸粟具戍皆臣子之當為也不加泄泄之罪足矣又何美之云

有鸜鵒來巢

有者昔無而今有也來者此無而彼來也有鸜鵒來巢異之也胡氏以爲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是矣師巳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君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禂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信斯言也則國家之禍敗一定而不可逃與識者當有以辨之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季氏逐君公出奔矣而曰孫何爲魯諱也爲魯諱則季氏

之罪不彰何曰季氏專魯久矣其無君之罪固不待貶絕而自見也然公與有責焉初公欲去季氏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公退之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使公能聽子家羈之言從季氏之請則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惟不自振於平時而欲驟除於一旦禍之及

也不亦宜乎況出奔至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喜干社之致而不以失魯爲憂則乾侯之死君子已預覘之矣故書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若不繫之季氏然春秋之意微矣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初奔齊故書至自齊齊取鄆故書公居于鄆魯公所有也鄆魯邑也而曰居于鄆則專魯者誰也而季氏之不臣見矣

夏公圍成

圍成者齊師也不曰齊師而曰公者惡齊也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梁邱據乃受申豐之幣錦曲爲讒言以惑景

公公從之則圍成者非齊志也然則昭公無貶乎堂堂魯國公不得而有之至借師以圍一邑是謂君不君臣不臣其罪具見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按左傳王起師于滑在郊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曰以者尹氏諸人以之也則奔楚者非子朝志矣尹氏召伯毛伯稱氏稱爵而不名何見其族之大人之衆非一人所能爲也胡氏傳極妙

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謀納公公何以不入晉士鞅止之也士鞅何以止受賂於季孫也觀其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甲執氷以游魯公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公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夫觀士鞅之言論强弱而不論是非論天道而不論人倫非直受季孫之賂且亦心季孫之心也三卿分晉兹其機與

鄆潰 公在乾侯

鄆魯邑齊取之以居昭公者也鄆何以潰穀梁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嗚呼居國而見逐居鄆而鄆潰則公之爲君可知矣客寄乾侯竆無所入爲君至此亦可哀矣明書于冊則君臣之惡不待貶而自見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淹恤在外巳八年矣齊晉欲入公而終不得入者意如不肯入也觀季氏對荀躒之言曰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聽其言若畏辭待命然會于扈則意如貨士鞅會適歷則士鞅私意如而晉君皆不得知焉謂季孫不知其罪可乎哉至公客死乾侯則季氏之罪通于天矣

定公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

昭公

公以十二月薨而喪以六月至又六月而定公始即位則

是君死猶不得入而定公之立亦必待意如之命而後敢

也春秋詳書于策所以誅亂賊以戒後世者情見乎辭矣

及公之將葬也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

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

季孫問于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

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觀季氏之惡君

無已其能以有後於魯乎

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

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是舉也天子之老在且會十八國之師謀伐楚也何伐楚爲蔡侯也蔡侯以一裘而不與子常乃留楚三年其爲不道甚矣蔡侯歸而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則奉王命行天討孰有正於此者乃書侵楚何按左傳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於是乎失諸侯無功而還夫晉

貪賂之國也士鞅受季孫賂而荀躒不入魯公荀寅求蔡侯貨而獻子不果伐楚皆晉國之辱也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觀晉所爲與楚子常等耳春秋安得不深惡之哉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吳而稱子進之也何進乎救蔡也不書救蔡何曰蔡侯以吳子則不待言救矣夫吳强大之國也蔡何以能以之公羊氏曰蔡昭公朝楚楚囊瓦求美裘弗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

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與師而救蔡則吳之師是蔡以之也昔請師于晉而晉以賂阻今求救於吳而吳以師從春秋旣惡晉則與吳之情見矣

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此宋行人也何以執於晉聘晉也執行人者晉侯也何以稱人貶之也何貶爾按左氏樂祁犂聘於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

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然則樂祁之執以范氏之私怒也以私怒執行人故貶而稱人

盜竊寶玉大弓　得寶玉大弓

公羊傳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季氏之宰惡乎得國寶而竊之左傳謂陽虎將伐三家而伐之弗勝陽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非陽虎有也取之以出是盜而已矣穀梁曰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既竊矣又何以復得陽虎歸之也得之云者既失而復得之幸之之詞也葢寶玉大弓諸侯之守以示孝也一旦入於盜人之手則將何以見於宗廟故失之書

得之書重之也

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平矣而復會者所以成其平也按公會齊侯于夾谷孔某相具左右司馬以從犂彌言於齊侯曰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

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使寡人得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知已過則謝之以質耳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夫鄆讙龜陰之田陽虎以之奔齊者也書曰齊人來歸非强取之也乃齊人自以之來歸也齊人可謂服義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何叛也孰叛之侯犯也侯犯家臣耳一旦以師叛至

勤二卿之師兩圍之而不克則家臣强於大夫矣大夫强
而公室弱家臣强而三桓微理之自然無足怪者然叔孫
州仇聘於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
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
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
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嗚呼魯不令之
臣孰若三家州仇知家隸之不令於已曷亦思已之不令
於公朝哉可嘆夫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郈費成三家之私邑也三家厚自封殖故三都甚完固此

其墮之何制於家臣也左氏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然則三家之弱魯者此三都也而其受制於家臣者亦此三都也仲尼墮三都正之以禮也以禮爲國不惟三家安而魯亦賴以固矣此聖人之政也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晉君之失政久矣晉臣之不睦亦有年矣趙鞅士鞅荀躒荀寅受賂行私自圖封殖叛晉之兆識者已預見之矣趙鞅入晉陽拒范中行也春秋以叛書者誅其意也荀寅士吉射入朝歌初以韓魏之譖乃不聽齊高彊之謀而遂伐公則其罪無所辭矣君父無將而況於伐乎三卿皆叛自其事而論之則趙鞅宜從末減故下書晉趙鞅歸于晉韓魏爲之請晉侯許其歸而後敢歸猶繫之晉者未絕之也曰歸於晉者順辭也此許人改過自新之意見春秋之公恕也若荀寅士吉射而敢於伐君雖欲爲之請亦不能爲之辭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衛世子也何以出奔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南子宜淫世子羞之是也顧可命陽速殺之乎時靈公尚在蒯聵當有以處之觀之凱風七子而不怨則蒯聵出奔聵之自取也靈公不待貶矣

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書滅胡惡之也以胡子豹歸則又甚矣書楚子何胡亦有罪也豹書名何失國也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胡氏以爲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則是與楚子之滅胡也豈春秋之旨哉

哀公

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卿並將自將也非魯使之也取漷東沂西田歸之三家

也非歸之魯也與帥伐國而君不與聞三家之僭不攺其
舊矣穀梁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胡氏以
爲季氏德二家故以歸叔仲而不取或者其然乎

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

穀梁曰此衞事也先齊國夏何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衞
者子不有父也胡氏以爲治其黨與不若穀梁之爲親切
有味也公羊氏曰齊國夏曷爲與衞石曼姑圍戚伯討也
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
爲固可以拒之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

此說殆不然蓋靈公未嘗有命廢蒯聵亦未嘗有命曰必立輒也按左氏靈公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則輒之立也非君之命明矣安得謂以王父命辭王命哉前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納者難辭也稱世子未絕於衛也不繫戚於衛者未入於衛也合前後所書而觀之則春秋之不與輒也明矣然則衛當誰立乎先儒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此不

易之定論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此皆毀廟也其宮何以存不當存也不當存而存則其災也有由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聖人之言有深意矣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圍蠻蠻氏潰蠻子赤奔晉是以窮來歸也乃聽士蔑之請以計執蠻子何其醜哉故晉書人惡之也曰歸于楚甚尊楚然其所以卑晉也

秋

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當立也何不稱公子非君命也不予之也弒君而歸雖
陳乞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
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
之是立荼者陳乞也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
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
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
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於是使力士舉
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
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
面再拜稽首而君之則是立陽生者亦陳乞也陽生立則

荼弒矣安得不歸罪於乞

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邾何罪哉伐邾入邾以其君來其暴甚矣春秋不書滅邾而曰入邾不書執邾子益以歸而曰以邾子益來雖曰諱之實有不可得而諱也

吳伐我

吳伐我為邾故也克東陽舍蠶室獲叔子而盟于城下經皆不書為魯諱也伐邾入邾徒受惡名而遽召吳兵所喪不已多乎謀國者可以監矣

歸邾子益于邾　齊人歸讙及闡

以邾子益來非在魯也歸之于邾善其歸也邾子齊出也邾子歸邾則讙闡歸我解怨釋讐利莫大焉然則利人之國而不自謀其國者何益哉

公會吳伐齊戊戌齊侯陽生卒

吳嘗盟我城下矣齊常歸我讙闡矣今乃會吳伐齊則曲在我矣據事直書貶自見也齊悼公死於弒而以卒書何胡氏以爲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吳楚之民加中國之君也信矣

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伐陳宜中國諸侯救之也然卒無有能修方伯連帥之

職者惟吳延州來季子救陳焉春秋書救善之也稱吳不
稱子見救在夷狄而貶在中國也

齊國書帥師伐我

魯無故會吳伐齊矣則齊之伐我非過也然皆三家之謀
也三家實無能焉齊師及淸季孫謂其宰冉有曰齊師在
淸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
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
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
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又何患焉銳師壓
竟旁梟無敵吳伐魯而不恥盟齊伐魯而不能戰三家之

賜亦甚矣五月復會伐齊不度德不量力固春秋之所[illegible]也

甲辰孟子卒

按左傳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取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公羊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取同姓蓋吳女也謂孟子而稱夫人則讀之者必求其故雖曰諱之實有不可得而諱者矣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

不與吳之得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詞也盡之矣

於越入吳

吳雖太伯之後然入于夷俗久矣一旦恃强而兇陵中國故入吳入楚伐齊伐魯自以爲可以主盟諸侯矣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栢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黄池之後是謂螳螂捕蟬而不虞黄雀之在後也書之可以爲貪兵無已者之戒矣

春西狩獲麟

麟鳳聖明之瑞也伏羲舜文作而鳳凰出夫子春秋成而

麒麟至此理之所有也而非庸衆人之所能識也公羊曰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反袂拭面涕沾袍則非所以論聖人矣穀梁曰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其用意亦深且遠矣

此吾邑先輩徐伯源所著也伯源中嘉靖進士官給諫外補
僉事以不能從俗俯仰遽解組歸一時風采凛然是書爲讀
春秋而作於三傳及胡氏傳之異同者間附論斷於胡氏刻
深之處尤多所糾正持論尚無偏黨萬歷丁丑其子繼芳曾
以活字板印行而顛倒舛誤至有不可句讀者因屬東嚴太
守以四傳原文互相檢校重付梓人以復其舊以永其傳云
爾嘉慶庚午中秋同邑後學祖之望題後